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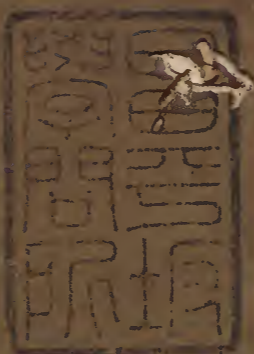
荆川稗編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内閣文庫		
三五函	三〇九	漢書
六〇	九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三六函	三〇九	漢書
一七	六〇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33)		
函號	366	6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二

淺草文庫

後學烏程凌稚隆校

諸家二十術數

三命

韓愈

李虛中誌曰李虛中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
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
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退
之三星行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
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
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攘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

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
神東坡志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
之磨蝎爲身宮僕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譽殆
同病也

送許季升詩

楊廷秀

詩曰連珠合璧轉璇霄也被星家不見饒災曜元來
怯禱杙福星不是背篋瓢

珞珞子

通考後同

晁氏曰李獻臣云珞珞者取珞珞如玉珞珞如石之
義推人生休咎否泰之法箕子曰五行金木水火土

禹曰辛壬癸甲則甲子五行之名蓋起於堯舜三代
之時矣鄭氏釋天命之謂性曰謂木神則仁金神則
義之類又釋我辰安在曰謂六物之吉凶此以五行
甲子推知休咎否泰於其傳者也呂才稱起於司馬
季主及王克其言淺哉然才所詆建祿背祿三刑劫
殺建學空亡勾絞六害驛馬之類皆今世三命之術
也亦在才之前矣故精於其學者巧發竒中最多陳
氏曰此書祿命家以爲本經其言鄙閭巷賣卜人所
爲也

五星

晁氏曰料星經三卷不著撰人以日月五星羅喉計都紫炁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按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伶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矢駟一曰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以此言之五星之術其來尚矣蓋可以占國則可以占事可以占事則可以占人也然術家用日月五星以占吉凶又加以交初交中之神紫炁月孛之宿初中者交食之會亦可以意求惟炁孛無稽而術家獨以為効且曰土木之餘氣五星之行土木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云

星學

野錄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六壬遁甲俱無重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毋謂某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縣拜營至門兩作避於茅簷甚久浣浴禳藉徘徊方去

論鎮星為福

洪邁隨筆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為惡故有晝
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一宮則二
歲四月乃去以故為災最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
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
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
土者德星不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
尤甚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
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
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福薄
如此則鎮星乃為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祥

所係非民庶可得侔耶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吳萊

古今星術之異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
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畧
唐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
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
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
士為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
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為經日月五星皆
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

與之爲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
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
躔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
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市
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覆
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歟此十二
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
十二次則爲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爲齊吳濱
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
有定屬也然雖北極居天之中常在入北北十實爲

帝居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蓋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
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淡水北斗已南迤而
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直
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槩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
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
道曆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旣無常行乍南乍北
或贏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
雜犯乎河漢內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多少
測之哉他則紫氣以祥彗孛以妖羅喉計都以蝕神
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

或在大辰本是妖星爲異老子之出函谷紫氣臨關
亦是氛祲雜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謂蝕神首尾僅
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
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
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曹士
薦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爲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
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
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譬
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倏而凝聚忽而漸盡亦其宜
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

亦未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
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
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
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爲是法者亦且有得於
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

論三命五星所自

王應麟

土應麟云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
初都利術士李弼乾聿斯經本梵書程子謂三命是
律五星是曆晁氏謂冷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
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五星

之術其來尚矣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
辰安在論命之說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
音詩吉日維戊庚午見支幹之有吉凶

晁真二公星命

晁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
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
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
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
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
後可以語道

祿命辨

宋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
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
帝探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
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
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
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觀命祿
而知骨體皆是物也况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巳字
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
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

於司馬季主也。及後世臨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僧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闢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喉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喉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薦皆業之士。薦又作羅計二隱。

曆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開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泠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鷄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益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喉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

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爲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旣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竒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

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爲用用則爲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曆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餘計爲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

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尅故無亦非通論也况
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
何以有躔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
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
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
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
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况
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干
十二辰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
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

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
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皙而瘠也至於豐肉而痺則
得上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
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
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
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脩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
所當爲也不待占者而後知之也予身修矣倘貧賤
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
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吾
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

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復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筆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

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禁絕之其亦有所本乎田有子罕言命

贈徐仲遠序

劉虞臣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邪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邪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為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位之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邪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

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
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
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曰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
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為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為日
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
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
生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
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
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

羸蠃雉溫風動而齊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
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
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
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論命術

說海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
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遇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
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
西蜀設肆為人臣者勉之以忠為人子者勸之以孝
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滯於書傳自立一家或

以五行支干或以三元九氣或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衆悉坑死豈漢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趙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東淮岳總卿刊山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爲五行精記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且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善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言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

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理明之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不宜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心則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爲鬼神所制况天道福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糊口之迫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爲貴一以爲賤轉爲之惑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竒禍擾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略舉此以少釋其惑

臨安中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皆聚焉
凡挾術者易得獲而近來數十年間向之行術者多
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闕後進
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
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
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
爲監司郡守闕帥者日以殺人爲事耶老師歎服

辯歲本說

祛疑

胡汝嘉歲本謂今夜之子時卽是來日則今年之子
月當爲來年立論詳而易明引證的而易信故近世

以十一月爲來年向因先子墓用子月悉主汝嘉
之說或謂春夏秋冬一歲之叙也豈有冬而後春之
理帝堯之曆象授時亦首春而次夏夫子謂行夏之
時以其得天道之正也兩說交戰于中深思其故久
之乃得其說然後決以吾夫子之言爲正夫每日夜
有十二時者太陽隨天之運而周行於方隅之十二
位也故日到子方則爲子時到午方則爲午時每年
之有十二月者太陽麗天而歷於天輪之十二星次
也是以日次子位當虛宿之躔度而立春虛乃子位
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旋日次子而爲春之正

月次亥爲二月次戌爲三月左旋而曆十二位以定十二月也地道右旋故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爲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位而定十二時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爲十二時太陽每一歲逆躔十二星次而爲十二月胡汝嘉不曉曆法故爲此論知天道更新於子而不知太陽次天輪之子爲更新也是說也惟深於星曆者知之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之一陽更新也

焦氏易林

通考 後同

晁氏曰漢天水焦延壽傳易於孟喜此其所著書也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爻有唐渝王序所書每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首皆爲韻語與左氏傳載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橫庚庚予爲天王之語絕相類豈古之卜者各有此等書耶

石林葉氏曰吾家有焦贛易林京房易傳二書大抵皆卜筮陰陽氣候之言不復更及易道考之班固儒林傳漢初傳易大抵皆本之田何而焦贛獨得隱士之說以授京房贛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卽以其學出孟氏其徒瞿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孟喜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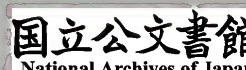
受學田王孫至其候陰陽災變言田生死時枕喜膝
獨傳喜其實妄也故梁丘賀辨以為田生絕施雙手
中時喜歸東海無此事則二氏書其源流固無所本
縱焦贛書出孟氏固謬矣如趙賓說箕子明夷為箕
子者萬物方茲茲也云受於喜為喜為名之則喜乃
妄人而已

陳氏曰又名大易通變凡四千九十六卦其辭假出
於經史其意雅通於神祇蓋一卦可以變六十四也
舊見沙隨程迥所記南渡諸人以易林筮國事多奇
驗求之累年寶慶丁亥始得之蒲田皆韻語古雅頗

類左氏所載繇辭或時援引古事其中亦多重複或
諸卦數爻共一繇莫可考也

京房易傳

本傳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贛嘗曰得我道以
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
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
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
十日余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
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主
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
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晁氏讀書記曰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
唐藝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



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今傳者曰京氏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名與古不同所謂積算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雜占條例法者疑隋唐志之逆刺占災異是也景迂嘗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變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為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

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而終不

脫乎本以飛某卦之位乃伏某宮之位以隱贖佐神明者謂之伏起

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

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含於中而以四為用一卦

倫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入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

位乃分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竟之世

五世之初乃為歸竟之世而歸竟之初乃生後卦之

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

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

意遺乎言則錯縱其用唯變所適苟非彰往而察來

刊川甲編 卷之六十三 十一

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易學自商瞿至孟喜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瞿牧白生者不肯認京房曰京非孟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予不知當時爲何說也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爲一家之言則其源委孰可誣哉

石林葉氏曰世傳京房易學據漢書傳易自商瞿至田王孫皆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孫爲正孟喜從王孫學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許言王孫死時枕喜股膝獨傳已爲梁丘賀所排矣京房受

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孟喜且不爲當時所信况延壽乎史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易家不相同皆京氏爲異黨而受梁丘賀學者亦京房顏師古謂別一人亦受學田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曆數之書又有京氏雜算數十篇其言龐雜專主占筮兩人莫知爲誰審爲受延壽學者今考京房傳本以卦氣直日爲說與其書不類占事知來房乃犯弘恭石顯自不能保其身亦何貴於占乎易於佗經孔子最所致意蓋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而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高第略

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

朱子語錄曰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又曰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裏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日一個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個是好人不是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便算得靜便算不得

陳氏書錄解題曰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卷吳鬱林太守陸績注京氏學廢絕久矣所謂章句者既不復傳而占候之存於世者僅若此校之前志

什百之一二耳今世術士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晁景迂嘗爲京氏學也用其傳爲易式云或作四卷而條例居其首又有參同契律曆志見陰陽家專言占候

壬遁出於易

朱震

宋咸熙京郎關朗輩假易以行壬遁卜祝陰陽術數之學聖人之旨無有焉何如以是卦直月以是爻直是日何不起他卦而獨起中孚朱子發辨之曰穎達王傳易緯消息之卦不可非也六壬參時日而得易之坎離遁甲分九宮而得易之河圖皆得易之一端

而不能盡又諸儒假壬遁言易以籠天下不知壬遁實出於易而言易者亦何假夫壬遁哉聖人推陰陽消息之理以明得失存亡之象咸信剛柔進退而不信消息易緯之學是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

論京氏易變卦

胡一桂翼傳後同

愚按京氏所定變法八純卦只各變得五卦至於游魂卦已是所變第五卦第四爻所變歸魂卦又是游魂卦下體三爻連變所得者則是六十四卦內八純卦所不能變者遊歸凡六十卦而八游卦必自各八卦內第六卦第四爻來八歸卦亦必自八游卦內卦

來而八宮卦亦不宜交互變矣至於筮卦則純卦上爻初未嘗不變他卦但未能變本宮遊歸上爻而純卦自上爻外他爻亦未嘗不能變本宮遊歸而遊歸二卦亦不必從某卦來也但得卦後某卦屬某宮幾世某卦屬某宮遊歸則不可易爾房雖不能制卦之不變卦雖能盡變亦不能受制於房房雖自是一法終是吾聖人之法廣大周溥如天之不可及也

世應例

平菴項氏曰京氏易法只用八卦為本得本卦者皆以上為世爻得歸魂卦者皆以三為世爻亦因下體

復得本卦而三在本卦為上也其餘六卦皆以所變
之爻為世世之對為應凡其所謂變者非以九六變
也皆自入純卦積而上之知其為某爻之所變耳如
乾本卦上九為世九三為應乾初變姤為一世卦初
六為世九四為應再變遯為二世卦六二為世九五
為應三變否為三世卦六三為世上九為應四變夬
為四世卦六四為世初六為應五變剝為五世卦六
五為世六二為應剝之四復變為晉謂之遊龜卦九
四為世初六為應愚謂九四乾之本爻晉下卦皆變
為大有坤復歸乾謂之歸龜卦九三為世上九為應

愚謂下體反乾本卦
又在內卦故曰歸龜餘放此

論卦氣直日之非

圖象辨疑曰京房直日之說以坎離震兌各主一方
以六十卦分主一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卦
得六日七分其為算固周且悉矣然以坎離震兌之
與乾坤諸卦一也坎離震兌主二十四氣而乾坤諸
卦主六日七分何耶合六十卦為日三百六十五四
分之一附之一歲則有餘而加之閏則不足若之何
其主一歲耶一歲之中盈縮餘閏初無常時而卦之
所直則有定日又烏能候寒溫耶且使夫六十四卦

所配之日皆惟我之所分則何獨六日七分而後可
吾將合六十四卦而以一歲三百五十四日均之則
一卦直五日四十二分五釐亦可也吾將損四正而
用六十卦以當三百五十四日則卦直五日七十二
分亦可也不然惟用八卦以當三百五十四日則卦
直四十四日二十分又誰曰不可凡去取多寡惟我
之所制則人皆可為矣何取乎經此房之罪也是以
司馬溫公又以為一卦御六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二
十一而後之學者又各以已見敷而為圖配之以七
十二候六十律六十甲子二十八宿所行之度環其

下而分綴之詳繹其義與其所隸之卦初無毫釐相
屬此豈六十四卦之於七十二候六十律六十甲子
二十八宿曾不具是理哉去取多寡隨已分綴必欲
其繫之某則不可也此其弊蓋自房始或曰房之術
以候風雨寒溫各有効驗則何可貶曰非也天下之
小術雖闕擇日時算布五行察尋地脉以至猥瑣邪
僻之書無不借易以為說蓋天下之物無有不麗於
陰陽者故淺陋之術皆得假聖人之糟粕以為精深
所以眩惑斯人而取售於世房之所以用之之驗者
迺其術也而非易也而不知房之所託也嗚呼房之

是非亦曉然可見東都無易學白虎諸儒取其說以著易緯而唐孔穎達疏復之七日來復以爲六日七分數謬誤相承以至今也

論卦氣起中孚之非

京房楊雄皆以卦配氣候謂之卦氣同是卦也同是氣候也宜其所配有不可得而異者然房以六十卦配之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而雄則以六十四卦配之去取之異何也房以兌應大雪而雄以坎房以兌應秋分而雄以震節候之異何也房以坎離震兌各主日九十而雄於四卦卦得四日有半房以六十

卦至六日七分而雄亦以四日有半處之多寡之異何也雄之太元以二贊配一晝一夜凡一首九贊爲四日有半有以一首准一卦則得四日半矣而又以二首准一卦則是卦又得九日也雄之以卦配日又自爲異如此何也苟卦爲有用則陰陽之體有非人所能移者而增損遷變惟二子之所私何耶自達者觀之其爲謬妄冰炭不言冷熱可知也蓋亦求二子之所同者惟以卦氣起於中孚則一耳然卦氣不自他卦始而獨起於中孚不知何義復以一陽初生謂之冬至之候猶有說也屯以一陽震動於坎離之中

謂之冬至之候猶有說也至於中孚以兌巽爲卦而謂之冬至則無一說而可太元以中准中孚其辭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蓋謂中孚者信也夫以中孚爲信陽氣必應於此則是取其義而不取其氣也不取其氣而取其孚信之義則謂之起於無妄可也何必中孚雄之太玄乃亦效之以首擬卦豈以首與卦皆主是氣而後擬之也以中擬中孚以養擬頤以彊擬乾以視擬觀以止擬艮以難擬蹇不過以其字之同義而取之是知其所謂起中孚者亦取其信也其於所隸之節氣何所取哉使雄獨以太初

曆起於中起於冬至起於牛之一度則猶可也而反以爲起中孚嘗見宋咸著論言卦氣起中孚非聖人之旨而朱氏難咸曰中孚十一月之卦也以歲言之陽起於冬至以曆言之日始於牽牛以日言之晝始於夜半以人言之慮始於心思咸謂何必起於他卦真不知者也初謂朱氏言人之慮始於心思故起於中孚使中孚取心思之義則起於咸可也何必起於中孚而後可朱氏又言歲始於冬至曆始於牽牛日始於夜半故必始於十一月夫律曆始於十一月是矣而以中孚爲十一月卦爲何義不此之解而欲以

折咸殆不可也使咸之說得行房與雄之言皆可寢矣

陰陽老少

沈括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陽以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

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

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

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多為之主

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

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

盈為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

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朕雖易亦不

能言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

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

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得之效其幾八其策三十有二
此蓋以變
異端於此姑皆階之少劍
為辨未當
之姑其幾六其策二十亦四兩少一
參以多為之至
幾十其策二十亦八三
參此也姑曰朱劍六辨而辨
對首階之少劍
為辨未當
皆十辨而辨之姑其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三

諸家二十一 術數

皇極經世書內篇

邵雍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
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
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
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
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于動者也地生
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
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

皇極經世書內篇

并川和經 卷之二十二
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
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
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
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
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
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日爲暑
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
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
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
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

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
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
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
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
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
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
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
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
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
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

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飛之體也性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

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風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亦宜乎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色聲氣味者萬物

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
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
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
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
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
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
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
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
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
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

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
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
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
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
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
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
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
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
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
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

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

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

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大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觀

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生生者脩夫意者也生長者脩

夫言者也生收者脩夫象者也生藏者脩夫數者也
長生者脩夫仁者也長長者脩夫禮者也長收者脩
夫義者也長藏者脩夫智者也收生者脩夫性者也
收長者脩夫情者也收收者脩夫形者也收藏者脩
夫體者也藏生者脩夫聖者也藏長者脩夫賢者也
藏收者脩夫才者也藏藏者脩夫術者也脩夫意者
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三王
之謂也脩夫數者五伯之謂也脩夫仁者有虞之謂
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有商之謂也脩
夫智者有周之謂也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

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
公之謂也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賢者晉文之
謂也脩夫才者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
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
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
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
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三皇
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
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

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皇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

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

卷之二十三
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
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
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
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三皇同聖
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
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
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以利不
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
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

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
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
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
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
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
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猶能維
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
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
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
尾啞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謂歟夫意也者盡

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
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
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
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
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聖者謂之化
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
者謂之率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
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
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
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善化天下者止

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
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以道
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
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
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
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
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
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始終
隨乎天地者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
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

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如是而古亦未必為古也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乎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

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

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舍天地將奚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

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也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祀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皇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王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

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
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
間生而爲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贊
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
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
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人謂仲尼惜乎無
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土大夫以百里爲
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
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
亦未爲之過矣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

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
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
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
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
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而非其可得者非
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
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
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
不知量之人邪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
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

難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
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灾禳之奚益積功累行
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
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
始可以語命也已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
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
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
一也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
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
奚足道哉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柁宋其

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仲尼脩經周
平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于魯
隱公易盡于未濟卦予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
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
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辨一獨晉能攘去戎
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為天下伯者之倡桓
圭瓚之錫其能免乎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
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
猶愈于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

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為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

田氏之于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弑其君又移其祚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滅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

井川和編 卷之六十三 七
師也宋之爲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
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耻居其後其于伯也不
亦難乎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
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
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
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中原
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
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勢故也自三代而降漢唐
爲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
終于始皇起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瀆宇內

血流天下吞吐四海更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
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
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于秦誓一事其言不亦
遠乎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
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
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
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
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
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
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

于善惡而已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
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
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
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
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
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
聖非出於一途哉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
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
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
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

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
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
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
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
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
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
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賢愚人之本
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傳說築于巖下天
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
吁利害業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

井八和紀 卷之六十三
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
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
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易曰坎有
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徃且有功雖危無咎能
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
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
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
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
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
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亦

近之乎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
而有應群疑乃亡能自疆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
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
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
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于匪
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
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夫
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
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

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

者也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于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

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
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又况以
刃多殺天下之人乎秦三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
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
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者謂其天下之利害
有所懸之耳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
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
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
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
耳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

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
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
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任天下
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
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
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
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
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
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
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

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
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
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由乎其間矣仲尼曰善
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
至于極治必三變矣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
伯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
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
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
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淒如也如冬冽如也春夏秋冬
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

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有常時聖
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
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
正由人乎由天乎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
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
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或曰君子
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
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
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

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
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
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
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
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至於三代之
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
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
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
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
而亡况其不盛于漢唐者乎其興也未始不由君道

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
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
狄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
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尚
由是道而生况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
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靈于物者
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日經天
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
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
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

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
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
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
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
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
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
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
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
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
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

萬一千八百四十演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
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
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
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元之元以
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
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
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
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
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

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

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業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

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

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

非以和氣
卷之三
三十一
谷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
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
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
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日
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
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
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草木之性寒
變飛走草木之情晝變飛走草木之形夜變飛走木
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
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性情形體者

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
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
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
人之謂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
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
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
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
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
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日日物者
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

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
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
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
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
也辰辰物者草草也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
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伯之民者也有帝皇之
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伯
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
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也有伯皇之民者也有
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者也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
也皇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
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
工士也王帝民者工農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
者工商也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農也伯王
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飛飛物者性性也飛
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也
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
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
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體也草飛物者

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體也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士士之民一之一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一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

荆川和編
卷之六十三
三十一

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十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
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
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千之草當百物千百
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一一之士當兆民一
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千之士當千民
一十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之農當千
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工當
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
當千民千十之商當百民千百之商當十民千千之
商當一民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

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物能
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爲千十之民能分一民者非
細民而何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
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
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
踐跡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
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
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

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

矣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皇極

胡一桂翼傳

皇極經世書者宋康節先生邵子之所作也今畧述先生祖先天方圓圖演數之法以見作用之大旨若夫推步之精知來之神愚何能闢於其藩所願學焉而未敏也因得友人查伯復顏叔俞邦翰益宣相與講之粗知其說云

經世本先天方圓圖說

查顏散

康節先天之易尚象而不尚辭觀物篇有所謂律呂圖聲音圖八卦交為十二辰圖十二辰交而為十六位圖太極圖既濟陰陽圖掛一圖三千六百年圖諸

圖之傳並無一字言其所以然蓋欲示不言之教如伏羲六十四卦初無言語文字也然其圖雖多特只本之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且以先天圖言之圓圖象天包於地外方圖象地處於天中是一大陰陽相配也分圓圖而觀乾兌離震居左為天卦巽坎艮坤居右為地卦分陰陽立兩儀而主運行不息之事分方圖而觀西北十六卦天卦自相交東南十六卦地卦自相交其斜行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自西北而東南皆陰陽之絕卦也不能生物西南十六卦天去交地天卦皆在上而生氣在首故能生動物而頭向

上東北十六卦地去交天天卦皆在下而生氣在根
故能生植物而頭向下其斜行則泰損既濟益恒未
濟咸否自東北而西南皆陰陽得偶之合也所以能
生物也又合二圖而觀方圖乾處圓圖亥位謂之天
門是天氣下降也方圖坤處圓圖巳位謂之地戶是
地氣上騰也此兩十六卦所謂陰陽互藏其宅也方
圖泰處圓圖寅位謂之鬼方方圖否處圓圖申位謂
之人路此兩十六卦是天交天地交地而生生不息
所以泰居寅而否居申所謂陰陽各從其類也夫圓
圖主運行之事方圖主生物之事運行者氣也生物

者質也氣非質則無所附麗質非氣則豈能生物哉
康節經世書本先天方圓圖其作用大畧如此

經世要旨

俞孟宣

先天之學本來只是先天六十四卦大橫圖一一八
八之序橫圖者卦之所以列一一八八者數之所由
肇卦之於數猶形之於影耳由是取橫圖復至乾三
十二卦自北歷東以至于南取始至坤三十二卦自
南歷西以終于北以應天之運而天根月窟自然之
理不假作為莫不作對待而圓圖立矣取橫圖乾一
宮之八卦自乾至泰橫布於圓圖之內而兌二宮之

八卦自履至臨加布於乾宮八卦之上餘六卦以次
橫列而乾居西北坤居東南否泰陰陽之交居于東
北西南以應地之方橫斜曲直之妙理無窮而方圖
立矣若夫圓圖之發用則以乾兌離震三十二卦為
坎為在天日月星辰之四象為元會運世之大四象
震離二宮為陽中陰兌乾二宮為陽中陽又分天道
之陰陽太少坤艮坎巽三十二卦為陰為在地水火
土石之四象為歲月日時之小四象巽坎為陰中陽
艮坤為陰中陰又分地道之柔剛太少其數則自一一
二二以至八八並以十二三十累因而為分秒之數

全數悉具觀物篇中如天地各十六象皇帝王伯
走飛草木等錯綜敷暢之妙自見本篇今不繁具若
夫方圖之取用則分為四片西北十六陽卦為天卦
而乾主之東南十六陰卦為地卦而坤主之否泰所
主元會運世凡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皆有當時直事之卦沂其始如星甲
辰子之直事卦
所謂畫前有易也直事卦者即掛一卦也運世年月皆有之
以掛一全卦之序分去如每運每世每年每月並用
四爻直之其餘爻即閑
也為說甚多今不繁具或以世卦配運卦或以年卦
配世卦須合方圖天地卦分位置左右若世卦配運則
運卦居左年卦
配世則世卦居左左為天卦右為
地卦須變爻卦變以合方圖攷大四象掛一之卦以求
分數攷大四象元會運世是何位即合掛一何卦以
亦得其位之分數矣按掛一本圖可見也

川川編
卷之二十三
三

此所得之掛一其卦而質於圓圖以察理亂休咎而
 圓圖陰卦為歲月日時主動植事物自有律呂聲音數
 合方圖天地卦位置左右橫看既濟卦攷大小四象
 而得掛一之卦以求分秒二數人用分物用秒亦質於圓圖
 以觀臧否謂得掛一卦以質之圓圖在何處如陽中
時事物皆惡陰中陽亂而將治事物皆美陰中陰極亂之
而將亂物事終惡又察其陰陽進退饒乏卦氣發斂
屈伸凡古今治迹只是憑一定之卦以推步動植事
 物則隨時取聲音數以求卦而占測也一定卦者掛一之
方圖天地卦以所謂經者猶言經緯經綸之義觀天
求得掛一卦也之數以元經會者猶以十二會為經而三百六十運

以下為緯觀地之數以會經運者猶以二百五十運
 為經而以二千九百八十世四以下為緯觀人之數以
 運經世者猶以一百二十世為經而三千六百年為
 緯謂一元則經之以會九會則經雖曰斷自唐虞以
 下而百世亦可推也邵子志存斯世故惟以經世人
 事名篇但動植事物之數雖屬圓圖陰卦而歲月日
 時之下分秒太細故以四卷載律呂聲音之變而悉
 歸之方圖矣蓋方圓二圖錯綜而用變動不居不可
 為典要也皇極取河圖天五地六二中以立數取圓
 圖太少陰陽剛柔之倡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凡日

月星辰之變水火土石之化律呂聲音之實數同歸
 于此以此一萬七千二十四自乘得二萬八千九百
 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為動植通數而用之
 以取掛一卦二百五十六者也以圓圖大四象每元
 之元一大位各全具
 六十四卦係十六之乘十六又四其六十四也取掛
 一卦之法乃用前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
 五百七十六是為九位掛其中五之位看左右位陰
 陽進退消息虛張其說繁晦今故畧之學者但按邵
 子所傳掛一卦之定序攷掛一卦起於元之元之元
 之似不須布籌以自惑也掛一卦起於元之元之元
 之元泰卦乃方圖東北之位終始萬物之義故運世
 與年各用掛一全卦之序而直事仍取合於方圖天
 地卦圓圖大小四象而後分秒之數歸宿矣今當一
 元之午

會癸運酉世即一歲之五月初
 十日酉時也是謂大小四象

皇極經世以六十四卦四之為二百五十六卦一千
 五百三十六爻分直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每一氣
 首分四爻直閏謂之藏閏二十四氣共九十六爻其
 餘每四爻直一日以五行生旺休囚定其休咎據一
 歲如此大之而元會運世小之而歲月日時一以此
 推之謂之加一倍法程子所謂一日之運即千歲之
 運其理不過如此二百五十六卦謂之拐一卦起例
 在祝氏鈴中以萬物之通數而消息之不知果是康
 節置卦之原否也

五行法只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為序以兌一宮為

例季秋冬季冬春季春夏季夏秋
廢休 死囚 沒胎 相旺

洪範皇極內篇序

蔡沈

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

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者數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數也萬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

徵兆微顯闡幽彞倫攸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爾

著卦辨疑序

通考

陳氏曰郭雍撰自序畧言學者相傳謂九為老陽七為少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及觀乾爻稱九坤爻稱六則九六為陰陽蓋無疑也而六子皆稱九六不言七八則少陰少陽未有所據及考乾坤之策曰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一則乾爻得三十六坤爻得二十四是則老陰老陽之數也又考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有二以三十六乘之積六千九百十有二陰爻百九十有二以二十四乘之積四千六百八合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二篇之策亦皆老陰老陽之數也而少陰少陽之數又無所見再置陽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陽二十八乘之積五千三百七十六再置陰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陰三十二乘之積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是知少陰少陽之數隱於老陰老陽之

中如是則七九皆為陽六八皆為陰其畫為奇為耦皆同聖人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為異然卜史之家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然七九為陽六八為陰蓋謂陰陽各有二道與說卦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其義皆同是道也以聖人不明載之繫辭後世紛紛互相矛盾至有大失聖人之意者大率多主卜史之論不知所謂策數遂妄為臆說也

朱子語錄曰揲著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

是近來說得大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為奇者歸其餘揲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揲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不知為策數以為聖賢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曰龜為卜策為著策是餘數謂之策他只是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揲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揲為揲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揲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如某已前排貞个是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理掛者挂也

劫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以錢代著

儲泳祛疑

筮易以著古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要不能盡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故兩背為拆二畫也兩字為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為錢之有字者為面無字者為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反舊法而用之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古者鑄金為貝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一以為陰一以為陽未知孰是大抵筮必以著求為簡便必盡其法余嘗以木為三彈九九各

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刻二畫呪而擲之以盡老少陰陽之變三九各六面十有八變之義也三面為三乾之九也三面為二坤之六也此用九用六之義也三者乾之一畫函三也二者坤之一畫分二也此三天兩地之說也三九擲之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三九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所用者乾坤之畫以成八卦是乾坤成六子之象也九象大極之一也三三為乾二二為坤象兩也三九者象天地人之三才也每九得數十五洛書皇極數也合三九之數而

為四十有五河圖九宮數也上二則下三上三則下
 二動靜皆五故五藏於用參以四五大衍之數五
 十也三九成九於上則三九伏六於下此老陽變陰
 之體也三九成六於上則三九伏九於下此老陰變
 陽之體也二三相對每九各具三五此三五以變錯
 綜其數之旨也體圓而轉變動不居也六位相乘周
 流六虛也三九六擲而成卦亦十有八變之義也既
 無錢背錢面陰陽之疑又合老少陰陽之變因著其
 法與好事者同其用

評潛虛揲法

潛虛之言曰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
 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潛虛有氣圖
 其次體圖又其次性圖又其次名圖又其次行圖又
 其次命圖其目凡六而張氏或言八圖者行圖中有
 變圖解圖也潛虛主河圖所謂原委即天一地六之
 水所謂熒熒即地二天七之火所謂本末即天三地
 八之木所謂壯刃即地四天九之金所謂基冢即天
 五地十之土一與六合一得五成六二與七合二得
 五成七三與八合三得五成八四與九合四得五成
 九五與十合五得五成十皆稟中宮戊巳之功此潛

虛五五行所以齊行獨居中也潛虛之畫即如今人布筭之籌潛虛之行即如周易之卦行有七變即如卦有六爻變有解辭即如爻有小象然周易以八乘八則爲六十四卦潛虛以十乘十宜爲百行而止五五行茲所以爲潛虛也五十五者天地自然之數以氣圖觀之原一熒二本三十四基五委六焱七末八刃九冢十湊合成五十五數以體圖觀之一元之下從左體逆推一等止於一二等止於二三等止於三四等止於四五等止於五六等止於六七等止於七八等止於八九等止於九十等止於十亦自然

爲五十五數最是性圖先列十純十純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至五配而性備始於純終於配充足以見五十五數自然之妙至於名圖所以具五五行之名行圖所以見五十五者之行命圖所以著夫吉凶臧否平之五變五五行之中每行七變元餘齊三行不占則五十二行該三百六十四變元當一變餘則奇分是爲三百六十五變有奇上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可以度天軌可以協歲紀此則潛虛之大槩也然而圖不盡意學者但觀圖上之言而未嘗布著執策以試其周

流變動之處則不過曰潛虛者虛其半而已是豈足以知潛虛哉漢儒有言學者有利祿尚不能明易如玄何今人於周易家有其書幼誦其文尚罕能留意揲法况潛虛揲著乎嘗試以七十五著按其法揲之然後知潛虛雖虛其半未嘗不兼用其半正如人在平地仰而觀天二十八宿之周流嘗只見其一半潛虛交卦虛半似之及觀晝夜之間運動流轉暑而宵見寒而晨見潛虛幽顯反對似之朱文公記范炳文圖後有云凡例二十六字為命圖之關紐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以見古法之變凡例二十六字其辭曰

行王者吉相者臧休者平囚者否死者凶左為主右為客客為主行此以主客先後分陰陽而本卦所屬之五行常因古體以起義也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其辭曰疆圉作噩辛甲午日加巳筮先基後冢得庸占得上金上本不占巳為火火生土先基後冢臧注曰其幽否火勝金變上凶注曰其幽吉此即溫公自以潛虛筮之又自記其占法如此愚按歲陽在丁曰疆圉歲名在酉曰作噩月在子曰辛疆圉作噩辛甲午日加巳考其時日蓋司馬公當嘉祐二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一日甲午巳時所占也筮先基後冢得庸

蓋初揲時除五著不用之外以七十著信手平分左手得三十五著又除掛一之外以十揲之餘四著通掛一爲五第一揲得左基再併合前著平分右手得三十著亦除掛一以十揲之餘九著通掛一爲十故第二揲得右冢庸之爲行也基左冢右左主右客先基後冢即先主後客爲陽陽則置右揲左又併合前著再分爲左右置右不揲而揲其左以七揲之正餘七著自初至上爲七故曰占得上金庸行土其上金初與上本在不占之例而用本日所占如世俗占易六爻皆靜則以所直日時與卦神生克斷之溫公記

此則不變無占者可以爲例已火生土物中雖感而火金相忌其末則凶注文又明夫吉凶感否有顯幽之異用凡此皆圖之所未及而朱文公所謂見占法之變者賴有此爾記占四十二字一則見已火之宜於土者或不宜於金使後學知時與卦生克之例矣二則見庸之上金於本行無占而以本時爲占使後學知初與上不占之例矣三則見左右之有先後吉凶之有幽顯使後學知虛半互出而反對之卦亦潛伏於其中矣何以言之潛虛之乘數百其十純數也其九十爻數也所謂十純者元純一蠢純二客純三

荆川雜編 卷之二十三
徒純四齊純五造純六考純七并純八又純九積純
十潛虛之十純如易卦之八純然易卦自八純之外
皆有反對潛虛則虛半而無復反對於交數九十之
中用者四十五不用者亦四十五假如左原右委其
名曰昧即左委右原者不用或問左原右委在所取
則左委右原何故不取豈知掛揲之時亦有先委後
原者又如左熒右焱其名曰憂即左焱右熒者不用
或問左熒右焱在所取則左焱右熒何故不用豈知
布筭之時亦有先焱後熒者若謂溫公將虛半之卦
直截不用則毋乃以已意取舍附會求合於五十五

數哉潛虛出於河圖揲法本與周易同其所以異者
非求異也易有重卦布在六十四位而潛虛者虛四
十五位以圖觀之則但見其半獨於揲著之時先後
互觀幽顯相形情狀畢露故揲者比周易稍稍損益
其法而用之周易之著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潛虛
之著七十五虛五而用七十周易以四揲之潛虛以
十揲其名而以七揲其變周易揲著平分之後先取
右一著掛於左左右皆揲十有八變而成卦潛虛揲
著平分之後取左一著掛於右初揲左則虛右次揲
右則虛左此亦虛半之意至於定名之餘歛著復揲

取陰取陽此又於虛半之中兩開其端故其法曰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言著數所由定也又曰左為主右為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去就也又曰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言十純別為格例所以見交卦之虛半者不相棄也又曰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幽者吉凶感否與顯矣言吉凶感否在命圖者亦只說得一半而虛其半以俟占者自識之也此乃楊子雲夜測陰晝測陽之法用之於潛虛尤宜大抵虛其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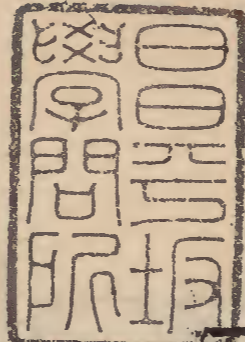
而不用是故謂之虛於虛半之中未嘗不藏其用是故謂之潛潛虛不敢擬易視玄與範深矣

論鄭夫易數

沈括

江南人鄭夫曾為一書談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

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外郎秦君玠論夬所談駭然嘆曰夬何處得此法玠云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畧已能同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遣此非世人得聞也予聞其言恠兼復甚秘不欲深詰之今夬與雍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六十三

